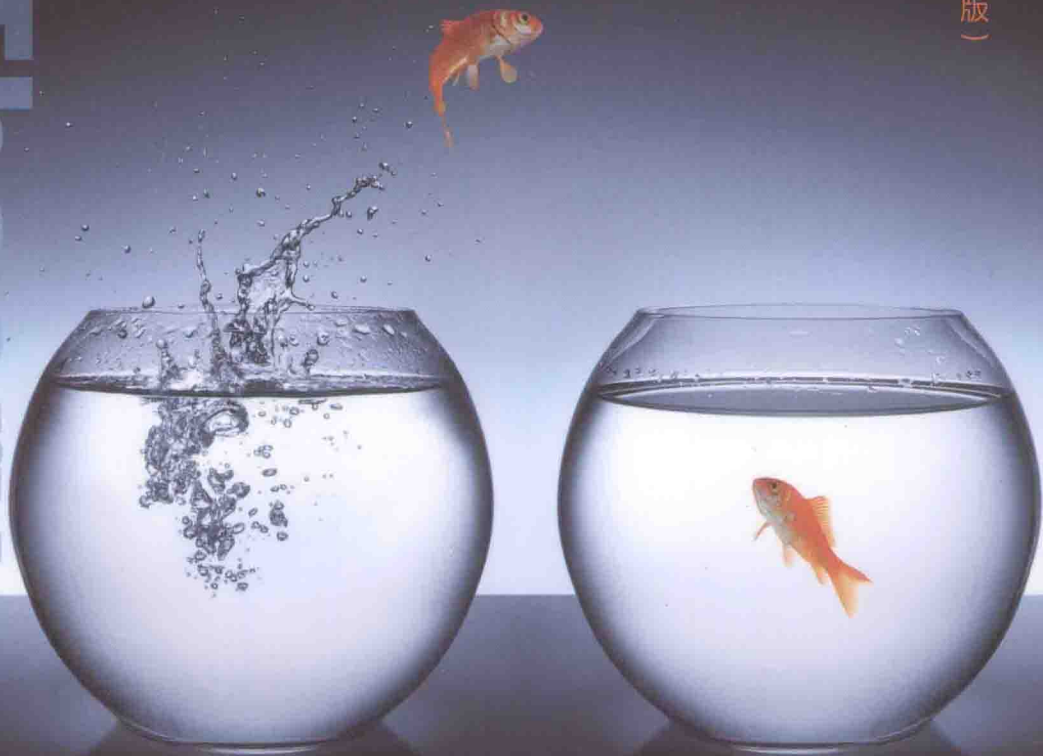


政治的常识

(第三版)

〔英〕安德鲁·海伍德 (Andrew Heywood) 编

李智 译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政治的常识

(第三版)

[英] 安德鲁·海伍德 (Andrew Heywood) 编

李智 译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的常识: 第3版/(英)海伍德编;李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5
(人文社科悦读坊)

ISBN 978-7-300-19375-5

I. ①政… II. ①海…②李… III. ①政治学-通俗读物 IV. ①D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3091 号



人文社科悦读坊

政治的常识 (第三版)

[英]安德鲁·海伍德 (Andrew Heywood) 编
李智译

Zhengzhi de Chang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3 插页 1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4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负责调换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by Andrew Heywood

© Andrew Heywood 1994, 1999,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by Andrew Heywood.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4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献给凯特、罗杰、埃尔西和斯坦

第三版序言

本作品旨在策划成这样一本书：首先，通过对一系列政治概念及其同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一部政治学总论；其次，引导读者关注现实政治中经常会遇到的重要概念；最后，希望成为一部关于政治的入门书。这次新版充分考虑到了当代政治理论的最新进展以及相互对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各自重要性的流变，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第三方面的要求，凸显出政治理论入门书的特色。

本书的基本框架结构和总的篇幅没有大的改变。书中所探讨的概念是基于它们在政治分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选定的。这些概念三个一组，分组排列，由三个相互关联的术语合成的每组概念构成一章，使得每一章都探讨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各章主题的性质在“导论”部分都作了说明。除了通篇修订，新版主要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新版对同一与差异问题，尤其是关系到现代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或伦理多元主义的同一与差异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般认为，马克思本人连同马克思主义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意义，但新版还是压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大量篇幅，以回应“实存”的马克思主义走向转型乃至“破产”的趋势。通过修订，第一章扩展了有关政治理论的探讨，对政治学这门学科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反思。除此以外，新版还论及了诸如“治理”（第三章）、“全球化”（第四章）、“差异政治的内涵”（第九章）等政治理论的新课题。另外，第七章探讨了有差别的公民身份问题，考察了作为政治思想传统的文化多元主义现象。第十二章作出大幅度的改版，重新思考了传统、进步与乌托邦这三大并立的概念，从而更为有效地聚焦于政治变革问题。还有，新版正文中“资料链接”对政治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给予了更大篇幅的介绍，“关键概念”也扩展了篇幅，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在此，我要向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和彼得·琼斯（Peter Jones）表达我最热忱的感激之情，他们各自审读了第一版的初稿，并予以全方位的评论。他们的批评和建议非常有见地，且富有建设性，在许多的关键点深化并强化了相关问题的探讨，这无疑令我的书稿增色不少。我的出版人史蒂文·肯尼迪（Steven Kennedy）一如

2 政治的常识（第三版）

既往地鼓励我、支持我，成为我写作过程中最强大的精神动力。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还是我的妻子琼（Jean），她深入地参与到我写作过程的每一步中，独自承担了书稿的打印工作，并以编辑的眼光审阅了打印稿。最后，还有我的儿子马克（Mark）和罗宾（Robin）也值得一提，是他们“宽容”我舍弃了作为父亲对他们的养育天职，而把时间花在这本书上——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他们还随时为我备好咖啡呢！

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政治中的概念与理论	1
	引言	1
	语言与政治	3
	理解政治概念	4
	何为政治理论？	9
	21 世纪的政治理论	11
	小结	13
	阅读指引	14
第二章	人性、个人与社会	17
	引言	17
	人性	19
	个人	28
	社会	40
	小结	48
	阅读指引	49
第三章	政治、政府与国家	51
	引言	51
	政治	53
	政府	64
	国家	73
	小结	84

	阅读指引	85
第四章	主权、民族与超国家主义	87
	引言	87
	主权	89
	民族	95
	超国家主义	106
	小结	114
	阅读指引	114
第五章	权力、权威与合法性	117
	引言	117
	权力	119
	权威	125
	合法性	135
	小结	143
	阅读指引	143
第六章	法律、秩序与正义	145
	引言	145
	法律	147
	秩序	155
	正义	163
	小结	172
	阅读指引	172
第七章	权利、义务与公民身份	175
	引言	175
	权利	177
	义务	187
	公民身份	193
	小结	206
	阅读指引	206

第八章 民主、代表与公共利益	209
引言	209
民主	211
代表	221
公共利益	227
小结	236
阅读指引	237
第九章 自由、宽容与解放	239
引言	239
自由	241
宽容	251
解放	258
小结	266
阅读指引	267
第十章 平等、社会公正与福利	269
引言	269
平等	271
社会公正	279
福利	287
小结	298
阅读指引	298
第十一章 财产、计划与市场	301
引言	301
财产	303
计划	309
市场	316
小结	325
阅读指引	325

第十二章 传统、进步与乌托邦	327
引言	327
传统	329
进步	335
乌托邦	344
小结	353
阅读指引	354
译后记	355

第一章

导论：政治中的概念与理论

引言

如果说政治冲突所反映的无非是语言使用上的混乱，那显得很愚蠢，肯定会误导人。当然，对手之间往往要争辩、争斗，乃至诉诸战争，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在“捍卫自由”、“支持民主”，或者都断言“正义在我这一边”。设想一下，某位词典编撰家从天而降，他要求争执的双方事先界定好他们所使用的术语，准确地表达出各自对“自由”、“民主”和“正义”的理解——毫无疑问，这样的调解是徒劳的，争辩、争斗或战争会照样发生。换言之，政治学不可能归于纯粹的语义学。当然，如果说语言使用的随意会造成混乱，产生误解，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语言既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工具，也是我们与他人沟通的手段。如果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混乱，不易理解，那么，我们不仅很难准确地表达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也不可能让对方明了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本书开篇要考察、厘清政治分析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同时也引导读者进入到政治思想中某些反复出现的论争中去。这种引导试图解释这项厘清工作为何如此艰难。我们有可能为政治学创制一套中立的、纯科学的词汇吗？若无可能，我们又能为做些什么？政治概念为何如此频繁地成为思想和意识形态论争的论题？政治理论的最新进展又是如何对客观真理这一观念提出质疑的？

语言与政治

政治总归是一项社会活动。政治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来运作的，而语言或是写在书上、小册子上、宣言栏上，涂抹在标语牌上、墙上，或是在会议上说出，在群众集会上呼喊出，在游行队伍中吟唱出。乍一看，语言是一种简单的东西：它是一套用符号，如字、词，来指称事物（包括器物、情绪、观念等）的表意系统。这就意味着，语言在本质上是消极、被动的，其作用在于尽可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如同镜子反映它面前的形象。然而，语言同时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它能够刺激想象，激发情感。文字不仅仅反映我们周边的实在之物，它们也有助于塑造我们所看到的景观，构建我们对外界的看法。实际上，语言帮助我们创造了世界本身。

在政治领域，语言问题显得尤为尖锐，因为语言如此频繁地被那些有意操纵和混淆视听的人士即职业政客

新话：指以模棱两可、自相矛盾、颠倒黑白为特点的宣传语言。

所使用。出于对政治主张的首要兴趣，政客们往往不太在意他们所用语言的准确性，而更为注重语言的宣传价值。由此可见，语言不单是一种沟通的手段，更是一种政治武器。概而言之，语言被铸造、被打磨，以便于传递政治意图。国家为自身的“核威慑”辩护，而谴责别的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国的人侵要么被说成是对一国主权的“侵犯”，要么则被说成是对该国人民的“解放”。同样，战争所造成的平民伤亡可以被轻描淡写成“连带损失”，种族灭绝的行径可以被指认为“种族清洗”而显得情有可原（可以宽恕）。政客们所使用的语言有时会成为较委婉的说法，并沦为一种艺术形式，甚至会走向极端，成为不可思议的“新话”（Newspeak），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真理部”（the Ministry of Truth）所说的语言，这种语言宣称：“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以及“无知就是力量”。

自20世纪后期以来，有关语言的争议由坚持语言使用中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常常简称为“PC”）运动提出来了。在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的压力下，人们试图净化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带有侮辱、诽谤含义的语言，这样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从这场语言净化运动来看，语言总是大体反映社会的权力结构，总是偏向于支配性（强势）群体一方，而不利于从属性（弱势）群体。最明显的例子有：使用“人”（Man）或“人类”（mankind）来指称人种，把少数人种称为“黑人”（negroes）或

“有色人”（coloureds），把第三世界国家描述为“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政治正确性”运动的目标在于阐发出一套没有偏见的术语，这套术语能够使政治论辩在非歧视性语言中展开，从而对抗根深蒂固的成见和预设。然而，这种语言立场的困难在于，寄希望于政治话语拥有一套无偏见的、纯客观的语言，会是一种幻想。充其量，无非可以用“积极”的术语和概念去取代“消极”的术语和概念，譬如，用“能力有差异者”（differently abled）来指代“残疾人”（disabled），落后的国家可以被描述为“发展中的”（developing）而非“不发达的”（尽管这还是意味着它们落后于“发达”国家）。进而，“政治正确性”的批判者们认为，这种语言立场只会把意识形态的“拘束衣”施加到语言上，这套“拘束衣”不仅让语言丧失掉它本应有的描述力，而且还靠拒绝表述“非正确”观点而为语言使用引入一种审查形式。

如果要为政治学创制出一套中立、科学的词汇的企图是毫无希望的，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或许，在无奈中，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弄明白我们所使用的语词以及我们所赋予它们的含义。这个目标也就是乔治·奥威尔在他那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政治与英语语言》（1957）中所提出的目标：语言应该是“表达而非掩饰或回避思想的工具”。当一句蠢话说出来时，其愚蠢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说话者本人也能意识到。然而，这里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定义。一个定义确实可以赋予一个语词一种确切的含义；可是，政治术语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术语代表的是自身高度复杂且往往极具争议的观念、概念和价值观，而且绝大多数政治术语都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即一套用来影响语词如何使用以及赋予语词何种意义的臆想和信念。最后，我们还有把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警告遗忘的危险：“文字是地之女，事物是天之子。”换言之，语言总是只具有有限的价值。无论语词使用得多么小心，无论语词的含义被提炼得多么严谨，语言还是可能会简化、歪曲这个无限复杂的真实世界。如果我们把“词”错当成“物”（本身），就陷入到上述危险中了，用禅宗的话来说，这就好比把指向月亮的手指当成月亮本身了。

理解政治概念

本书是通过探究核心政治概念（被串联成相互关联的概念群）的使用及其含义来考察政治理论的。然而，概念往往是个“油滑的主儿”，政治概念尤其如此。从最简便的意义上说，概念就是关于事物的一般性观念，它通常在单个词或短语中被表达出来。一

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或物名。譬如，说一只（特定的、独特的）猫与有一个关于“猫”的一般性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个关于猫的概念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种“观念”，一种由众多属性所构成的观念，这些属性赋予猫以独特性：“有毛的哺乳动物”、“小巧的”、“驯养的”、“会捉老鼠”等。同样，“总统”（职务）这一概念指的不是特定的某一位总统，而是指一套有关组织行政权力的观念。概念可以指称多个对象——实际上，可以指称任何一个符合这个一般性观念本身的对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是“一般”的。

形成概念是推理过程中最基本的一步。概念是我们赖以思考、批判、论证、解释和分析的工具。仅仅察觉到外在世界，其本身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赋予它以意义，而我们是通过概念的构建来做到这一点的。简而言之，想要把猫当猫来看待，我们首先就必须有一个关于它为何者的概念。这恰好适用于政治推理的过程：我们构筑起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这不仅仅要通过观察政治世界而且要通过阐发和提炼出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世界的概念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是人类知识的“积木”。

政治概念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它们通常很难摆脱其提出者的道德观、哲学观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甚至有人会说，情形总是如此。就通常被划归为价值观的规定性或规范性的概念而言，这—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价值观是指道德原则或理念，它引出的是“应该”、“得”、“必须”。政治价值观包括“正义”、“自由”、“人权”、“平等”与“宽容”。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系列的概念（通常被称作描述性或实证性的概念），基于所指称的是具有客观存在性而且可证实的“事实”，即所指为“那是什么”，因而，它们被认为更为牢靠。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如“权力”、“权威”、“秩序”与“法律”等概念，与其归为规范性的，还不如归为描述性的。由于事实可以被证实（为对或为错），因此，描述性的概念通常被表述成“中立的”或“无主观价值标准的”。可是，在政治学领域，事实与价值总是相互关联在一起，即便最明显的描述性概念也往往承载着某些道义和意识形态的含义。譬如，从“权威”这一概念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如果权威被界定为“影响他人行为的权利”，当然有可能描述性地用它来说，谁拥有权威，谁不拥有；也可以用它来考察权威得以被行使的基础。不过，又不可能把权威概念完全同有关权威该何时行使、如何行使以及为何行使等方面的评判剥离开来。总之，对于权威，没有人能保持绝对中立。比方说，强调秩序与法纪重要性的保守主义者往往把权威视为正当的、健康有益的；而认为所有的规则系统本来就令人厌恶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拒斥权威，纯粹视之为压迫性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概念通常会成为思想和意识形态论争的主题。如同前面所指出的，政治论辩就发生在主张相同原则或理念的人之间，这并不罕见。要把对一个概念的独特理解确立为客观正确的东西，如“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正义等，这种努力恰恰反映了这一点。加利（W. B. Gallie, 1955—1956）提出了一条走出此种困境的出路，他指出，就诸如“权力”、“正义”和“自由”这样的概念而言，争议如此深入，以至于不可能阐发出中立、确定的定义来。进而，他主张，这些概念应该被确认为“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事实上，每一个术语都包含着众多并立的概念，其中，没有一种概念可以作为该术语的“真正”含义而被接受下来。然而，确认一个概念是“本质上可争议的”，这并不等于放弃对它的理解，而是要认可这一概念并存着的各个定义，它们会同样合法有效。可是，加利的观点遭到了两方面的批评（Ball, 1988）。一方面，许多想运用加利所持的见解的理论家们照样为他们所偏爱的概念解释辩护，而排斥另一种对立的解释 [比方说，卢克斯（1974）对“权力”的理解]。他们拒绝接受所有的概念形态都同等有效，正是这种拒绝引发了目前的争议和论辩，这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阶段导致单一的、一致认同的概念出现。另一方面，某些曾经获得广泛认同的概念如今引起了争议。譬如，当前围绕“民主”所引发的广泛而深刻的分歧只是自18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新的意识形态思想形式才出现的。因此，不妨把有争议的概念看做“当下”受争议的概念或“偶然”受争议的概念。

政治概念所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概念拜物教”现象。当概念脱离那些在某种意义上主宰它们的使用人而俨然拥有了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出现这种概念拜物教现象。简而言之，语词被当成了物，而不是理解物的手段。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试图通过把特定的概念归类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s）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理想类型就是一个观念构造物，它旨在借助逻辑端词的呈现，把意义从现实中提取出来——否则，现实就会变得无限复杂多变而难以把握。因而，理想类型是解释的工具，而不是现实的近似物。它们既没有“穷尽现实”，也没有提供任何道德理念。由此，像“民主”、“人权”和“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要比它们力图予以描述的“粗糙”现实更为完美，也更融贯。韦伯本人就把“权威”、“官僚”看做理想类型。把特定的概念认作理想类型，其重要性就在于突出了概念只是分析的工具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更为可取的做法是，不把概念或理想类型看做“对的”或“错的”，而仅仅把它们看做多少“有些用处的”东西。

对此，那些认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作出了更大的努力，他们进一步突出了政治概念的偶然性。他们抨击了寻找人人所能接受的普世价值的传统诉求，因为这样的诉